

在燃烧的土地上

贵州省图书馆

ZAIRANSHAODETUDISHANG

昆明军区政治部群工部

目 录

小 说	露珠滴滴	杨大镇	1
	月照龙舌泉	杨树芳	61
	一张合影照	阳少连	242
	金荷姑娘的婚事	殷 路	269
	含露的鸢尾花	瞿文早	22
	河水 你看见了什么	丁光洪	33
	亲冤变	黄发友	95
	蹲点趣话	胡静华	112
	夜郎国轶事	马常友	126
报 告 文 学	火塘边的歌声	华 模	305
	在燃烧的土地上	尹瑞伟 胡静华	155
	勇士们为他请功	林发茂 郑 明	47
	秋千架下的情思	沈石溪	194
	从民兵到县长	文汉鼎 郑 明	233
	啊 矿泉	董保延	217
	觉 醒	王祖学	209
	一个被越军指名咒骂的民兵	文汉鼎	290
	使凤凰飞起来的人	陈庆同	261
	筑成万里长城的人们	姜君良 张世菁	143
	有 志 篇	罗来耘 陈庵燧	185

目 录

散 文	酒	郑蜀炎	139
	在长田哨所	保明忠	102
	天下第一湾	陆建昌	87
故 事	界河上发生的故事	彭文俊	77
	登 记	张文祥	285
	捧斋歼匪记	余安才	297
诗 歌	当代民兵情愫（组诗）	章 勇	315
	杜 鹃 花	李光云	32
	播	袁玉芬	241
	娶 媳 妇	吴仲华	289
	戴着藤条帽的民兵	曾长生	284
	夜 巡	田时应	268
	竹楼——哨所	梁子高 马 平	320
	溪边，钓……	徐 勇 杨蜀华	125
	希 望	袁玉芳	268

附
告
文
学



露珠滴滴

杨大镇

他下了车，将行李寄存在汽车客运站的“零担存放处”后，就直接到边防军分区干部科报到了。他不准备在机关停留，只打算按程序换个介绍信，就直接下基层了。

干部科李干事给他倒了一杯水后，打开了介绍信：

兹介绍通信学院三年制毕业生王永明到你处分配工作。

“你先到招待所住下吧。”

“我想明天就走。”

“到那？”

“我希望回原单位工作。”

李干事打量了他一眼：“事先接到军区干部部的电话后，分区党委初步考虑，你们这批院校毕业生，要统一安排使用。”

“这……”

他在军分区招待所已经等了一个多星期了，工作还没有分配。在招待所住闲，对某些人来说，是个打扑克、下象棋、聊天、逛大街的好机会。而他一点也不习惯这种无聊的生活，成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到干部科催了几次，李干事总是象背一篇课文似地回答他：“别急嘛，等党委一定，就会立即通知你，再等两天吧。”

两天两天，谁知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影。早知这样，不如乘此机会先回线路维护哨去看看。一旦分配到其他单位，恐怕就没机会再到那里去了。三年了，那里的露珠，以及他那没有过完的生活，始终存留心中。

“班长，将来大学毕了业，当了官，可别忘了哨所和这班兄弟们啊！……”

“永明阿哥，二天成了大学生，还瞧得起这山沟沟吗？不要忘了，这里的蕨菜又鲜又嫩……”

他躺在寂寞的屋里，耳里响起这些话音，转瞬沉寂了……

那里，森林在安睡着，没人来打扰它的清梦。白天和黑夜轮流地在它的上空消逝。春天的花朵开在它身上，夏天的太阳洒在它身上，秋天的雨水打在它身上，冬天的浓雾裹在它身上。悠久的年代和茁壮的力互相结合，透出一片庄严气象，密密层层，巍然耸立。

一间茅草小屋，像一粒芝麻掉落在老林里，显得多么渺小，被一棵棵亭亭如盖的古木枝叶，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甚至被人遗忘。

那儿的一切都叫人想起世界的起源。具有有关部门记载，那间被称作“古岭箐线路维护哨”的茅草小屋，曾建于一千九百五十二年某月间。从那时起，就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山民”，

一茬接一茬的居住在那里。轮到他，也不知是第几茬了。

他是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在徘徊之时，才看中了一般被人瞧不起的那套大裤裆的“国防绿”。

手上一付鲜红的领章缀到衣领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被班长带着，走了大约七十多里的黄泥山路，去到那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

森林阴暗而寂静，深处不时传来种种怪叫，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然而，最可怕的还得数头顶上那片漆黑的天空，竟望不见一颗星星。

班长划燃一根火柴，点亮了那盏满身糊着油腻的小煤油灯。毛笔头似地火光，闪闪烁烁，一股黑色的油烟顺着微亮的“笔尖”直往上冒，一直飘上草屋顶，然后扩散、消失。

屋里，几张用树丫撑着的木板床，白床单已经被烟熏得发黄了。门后堆着两付爬电杆用的脚踏板，靠墙根处有一个火塘，三角架上放着个被烟熏得外壳结了厚厚一层烟痂的铫壶，还有两只煮饭和炒菜的锅。

他的心一阵冰凉。

忽然，屋门“咚咚”响了两下。伴着敲门声，伸进了一张笑脸：“班长阿哥，人接来了吗？”

陌生女性的脸不免使他惊异！还没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她又说：“阿爹叫你们过去喝茶呢。”说完，那张脸似幽灵般地倏尔而逝。

班长带着他走过了阴森恐怖的黑暗，踏着软绵绵的腐叶走了大约百把米，狗吠声使猫头鹰的鸣声减弱下去。从枝叶的缝隙中透来了微弱的亮光！

“阿黑，瞎了眼啦。”班长对那只吠了几声的狗打招呼。也许那只被喊作阿黑的狗听出了是熟人的声音，又吠叫了

一声，但声音完全不像先前那样凶恶，而是粗厉和激动。它从屋檐下走出，顺着由门里射出的那道亮光朝这边直奔过来。快到跟前，便快活地匍匐着挨拢班长，紧贴着他的脚，用一双明亮的眼睛，从下面亲热地瞅着班长。班长伸出手拂过它头顶上那毛茸茸的黑发，它伸出舌尖舔了两下班长的手背，然后侧过头来朝他诧异地望着。

“阿黑，这是新来的小王，欢迎他吧。”班长轻轻拍了拍它竖着的耳朵，还用膝盖顶了狗屁股一下。

阿黑越过班长的胯裆，来到他面前。先是摇了两下尾巴，接着低下头往他脚上喷着热气地嗅了一阵，然后将腰紧紧贴靠在他的腿上，完成着对他的热忱和亲昵。

堂屋里的火塘边坐着一位老人。刚才去喊他们的的那个姑娘正忙着往火塘里添柴禾。老人满脸堆笑地指着被屁股磨得光滑透亮的树墩说：“坐，坐……”

姑娘用吹火筒“噗噗噗”地对着火塘猛吹了几下，新添的柴禾“彭”地一声燃了起来，使屋内比原先亮堂多了。这时他才看清，老人瘦削，长脸，裸着的脚杆和手臂象青铜一样发亮，穿着布扣繁多的当地山民的衣裳。眼睛有鹰的特征，总向一个地方凝视。屋里陈设简朴，四壁空空，只有火塘上方挂着些被烟熏干了的麂子腿和熊掌，不用介绍，他便猜出这是个有着多年打猎经验的老猎人。丰饶的大自然培育了她们无牵无挂的天性。

姑娘笑着给班长和他端来了热茶。他喝了一口。这茶有一股特殊的香味，一直香到他的心窝里，使他凉了一阵的心房，也觉着暖多了。这茶是主人用个小土罐烤了烤，然后用滚烫的沸水泡出来的。

“怎么这般时候才到？饭都等凉了。”老猎人打量他一

眼。“这位兄弟是第一次爬这样大的山吧？”客心不，更鼓一

他笑着点了点头。

“肚子一定饿了，秀妹，快给班长他们摆饭。”

虽不说明，但他知道这是为了欢迎他而举行的“晚宴”。给他的印象，这家山民太好客了，总在微笑。尤其是秀妹，说话前先笑笑，说完话，又笑一笑。使他觉得整个屋子都在笑。

饭前，班长掏出一盒烟一包糖。把烟散给大家，把糖递给了秀妹：“不会吸烟的就吃糖。”

“怕我说你亏待人是吗？”秀妹对班长又是一笑。

“这里嘛，”饭间，老阿爹干巴巴地吐了几个字。停会儿，又轻声道，“唉，全是树木，杂草，还有老熊……”这话是充满感情，和屋里一缕烟雾一块儿从肺腑流出来的。“年轻人喜欢到战场上，可以立功，还有慰问品……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过日子，我知道的，这地方重要啊！不进森林的人是不知道的……”

——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他寂寞吗？现在时代变了，为什么不走出森林去过那充满欢乐的日子。是什么东西支持他？难道他生来就喜欢森林，喜欢寂寞？他端着饭碗，好一会没吃一口，老在心里嘀咕着。

这顿饭非常丰盛，全是山上的珍奇，什么油煎麂子干巴，炖熊掌，还有竹笋，酸果。秀妹见他们不动筷子，便不停地往班长和他碗里挟菜，他觉着怪不好意思呢。她每往他碗里挟一次菜，他的脸就红一阵子。可班长却显得无所谓的样子，就象自己的妹妹给他挟菜一样，连个笑脸也没有，而且每吃完一碗饭，就把空碗递给秀妹，让人家给他陈上。他见老阿爹只顾默默地喝酒，处于礼貌，也往老人碗里挟了几块麂子干巴。

“随便吃，随便吃。”老人笑笑说，“以后我们天天都在

一起呢，不必客气。”脸上露出了一个长者和蔼可亲的笑容。

回到小茅屋，他一直难以入睡。听着附近林中狐狸小心的吠叫声和醒来的啄木鸟的初次的、还没有把握的啄木声，这种声音在林间的静谧中那样美妙悦耳地鸣响着，仿佛它啄的不是木质的树干，而是小提琴空心的琴身。对他这个初进森林的人来说，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享受，但也使他想的很多很多……

翌晨，他骤然醒来，听见林中传来鸟鸣。已是拂晓时分。由茅草小屋的门内望出去，朦胧的乳白色的星星在树梢上最后闪动了几下，消融在青色的天幕上。一股又一股淡蓝色的雾气从森林深处往外升腾，到处都弥漫着树叶和野草的气味。屋檐垂下的几根细长的茅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班长早起来了。他走出屋外，淡淡的晨雾中，树木像一个个刚沐浴出水的少女，用纱巾裹住了挂满水珠的躯体，羞打打地躲避他似的。他从心底涌出一阵阵快意，便象一个勇敢的森林王子，向她们中间走去。当他走到近前，她们再不那么娇媚了，露出了本来面目。数不清的长藤细葛从空中垂下，有如巨大的门帘。每一棵树都会使人觉得它有一千年的历史，高大、粗壮、皮糙、根老。它们宁静的站着，巨人一般。

他走着走着，在一片树木稀疏的地方，长满了山茅野草。只见班长和秀妹在草丛中寻找什么？秀妹不停地向班长说着话，叽叽咕咕地听不清。忽地，班长拉起了秀妹的手！

他的心像受到了冲击，“咚咚”跳着。机灵地闪到一棵树后，大声喊道：“班长！……”

班长见是他来了，松开了秀妹的手说：“我怕你昨天累了，让你多睡一会。”望了秀妹一眼，“秀妹说，这深山老林里，没得什么好吃的，今天要给你做顿蕨菜吃，让你尝尝鲜，就约我掐蕨菜来了。”边说，边将手上拿着的一支钢笔插进上衣兜

里。

他只好笑笑：“睡不着，我就随便转来了。”

秀妹膘了他一眼：“小阿哥，你吃过这种菜吗？”

“嗯……没吃过。”

“那你会认这个字吗？”她向他伸出了那只长满了老茧的手心。

他一看，手心上写着个“蕨”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班长是教她认字！便对秀妹读出了这个字的音。

她惊奇地叫了起来：“哟！你连蕨菜都没吃过，就会认蕨字了。你们坝子来的人真了不起！小阿哥，以后你也教我认字，好吗？”

“嗯……”他顺口答应道。

“刘班长可好啦，到这里四年，教我认了不少字呢。”秀妹说着，又不停地“蕨、蕨菜的蕨……”地念着。

“你和你阿爹对我们支持也很大嘛，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替我们缝缝补补，给我们做好菜吃，还协助我们维护线路。我们教你认几个字，这算什么嘛。”班长似乎在背一段祝酒词。

他情不自禁地望了班长一眼，但出口的话是对着秀妹问的：“你喜欢认字，那怎么不到坝子里上学呢？”

“怎么说呢？……”秀妹话到嘴边又咽住了。她抬起了那双略带点野性的眼睛，其中渐渐浸出了一些眼泪，形成一层稀薄透明的水遮着她的双眼，不过眼眶的边儿上满是黑色长睫毛，泪水因此受到了阻碍还没有流下来。

怎么！这样的问话竟伤了她的心。

“秀妹，瞧你。”班长笑笑，“一个大姑娘了，还那么喜欢动感情，把人家小王都吓住了。”

听班长这一说，秀妹揩了把眼泪又笑了……

笑中，她脸上还旋起了一对酒窝。然而，对她感情的突变，始终无法理解。

古岭箐，地图上没这几个字。只有这里的露珠知道，因为它们每天都滴落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是祖国门户的一道绿色屏障。一条条电话线，在森林里仅似一条条丝线，那样不起眼。然而，它却是北京和边疆联系的重要纽带。这可不是瞎吹。别的不说，就说那年吧。周总理陪同对面国家的总理来边城州府进行会晤和联欢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条线路向党中央报告情况的呢！就是那短暂的几天里，他们以对祖国的忠诚，为了使线路畅通无阻，防止敌特从中窃取情报，保障总理的活动正常进行。老民兵猎人阿爹见线路维护哨的人手少，便不顾正在有病发高烧的老伴，领着他的儿子，和同志们一起投入了保护线路的战斗。他们日以继夜地潜伏在草丛中。预料中的情况终于在一个黑夜里出现了。一个黑影接着一个黑影在电杆上闪动……

“抓活的。”儿子悄声说，跃出了草丛。

“啪啪……”儿子的胸膛上涌出了鲜血……

精神上的悲痛，使正在病中的老伴，也相继跟儿子走了，恨心地丢下了个老头和女儿……象这样惊心动魄的日子，老阿爹和秀妹经历过无数次。

班长的介绍，使他一切都明白了，“包括昨晚老阿爹那些断断续续的话。

露珠不停地滴落在潮湿的土地上。

一年以后，班长作为超期服役老兵退伍了。由他接替了班长的职务，而且又给哨所补来了两个新兵。这又是第几茬了呢！在老阿爹那间充满烟尘的茅屋里，又是笑啊、吃啊，腮帮

子都酸了。

可是，刘班长走的时候，秀妹却整整哭了一夜，哭得是那样伤心啊！

“咚咚咚……”

轻轻的敲门声，将他从大森林里拽了回来。

主动登门的是李干事：“你的工作已经定了，这是命令。”

他对着那张十六开的打字纸愣住了。

王永明为××军分区通信科

付连职参谋。

半晌，他才抬起眼来转对李干事：“这道命令还能不能改变？”

“怎么？！”

“坐机关……我不行。”他有点为难地说。“另外……”

“这是党委再三研究后定的。”李干事充分表明了这道命令的肯定性。“现在跟我到科里开个介绍信，明天就去司令部报到吧。”

他上任的候，正是国庆节前夕，整个司政后机关都忙于节日前的各项工作。司令部各科正通过电话，向边防一线连队布署节日期间战备工作；政治部印发教育提纲，写标语，插彩旗，还有电影放映机的检修；后勤部由管理科长牵头，分三个小组，抓节日供应。

上班的时候，通信科陈科长向他打了个照面，忙忙碌碌地说了这样几句话：“瞧，这两天乱哄哄的，参谋长现在叫我去研究节日通信保障问题。科里的工作，恐怕要等过完节才顾得上和你交谈……”

秘书走了进来：“陈科长，刚才接到通知，叫各科去一个领导到后勤会议室开会。”

陈科长皱了皱眉头，对王永明说：“我没空！只好你代表我去参加这个会吧。”

会议两项内容，一项是节日的安全保卫工作，一项是节日机关于部的供应。先是保卫科长讲，什么要防火、防盗，文件柜要锁好，不准随便带人到营区，留人住宿要报告等等。讲这些规定的时候，只有他做了笔记，看来其他同志对这些规定都背熟了。当轮到管理科长讲供应时，大家情绪高昂起来，拿出了笔记本，有的还灭了正在吸着的半截烟头。

看得出来，这位科长是个搞这项工作的老行家了。他反而先点燃一支带嘴的烟抽了两口，烟雾和话混同一起：“象这样的会，以往我们只要求来个参谋干事就行了。这次把各科领导请来，是有些事想请你们做领导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烟呛得他咳嗽了两声。“过中秋节的时候，有的同志听说地方上发月饼，就对我们管理科有意见，说我们管理科不为大家服务。”他生怕烟白白地烧掉，猛吸了口，将烟头上烧白了的那节烟灰掸落到烟灰缸里。“说实在的，我们不是不想发，是我们经济来源太少了。机关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就那么个农场和一个作坊，一年赚不了几个钱。请诸位向科里的同志解释解释，体谅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过好国庆节，管理科两个月前就作准备了。通过电话四处联系物资。电话又难打，脖子也喊哑了。另外，还派出了两台大车外出采购，费了不少劲啊。但不一定能使大家满意。”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提高音调宣布，“凡是机关干部，每人补助二十五元钱。”他环视了大家一眼，“另外还有食物供应，每人鲜鱼两斤，鲜肉两斤，花生米两斤，活豆腐两斤，粉条两斤，酒一瓶，上等烟一条。补助费马

上兑现，散会后，各科派一个人到财会那里领……”

看着表情激动的管理科长，他的思绪又远远地飘去了……

露珠不停地滴落在潮湿的土地上。

进入冬天，森林里常被浓雾笼罩。如果有能量的太阳，冲破云层，硬把它的光芒挤进森林，用它的热能，将浓雾全化为水珠，森林里才会亮堂起来。

今天仍是个雾天。露珠不停地滴落在潮湿的土地上。

他对着清新的空气，收了一下小腹，接着松驰了腹部，深深地吐出一口碳气，像火山爆发一样，从圆圆的嘴唇中，喷出一股长长的白烟，吓得那些聚在那里而又不愿被热气化去的雾粒子，互相推涌着跑了。

他进屋抱起靠在门后装水的小竹筒，将清水倒进铤壶，炖在三角架上，又往火塘添了点柴禾，这才坐到树墩上，掏出一包烟丝，用小纸块卷成个喇叭形的烟卷。拿起放在床头间的火柴，刚要划燃，他又将那根火柴放回盒内。只有半盒火柴了，他要节约着用。他从火塘中抽出一根燃着的柴禾来点烟，由于柴禾头贴脸太近，烟点燃后，鼻尖烤得生痛，眉毛也燎卷了几根。他不在乎这些，两年来，已经习惯了“山民”的生活方式。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出过森林了，几乎淡忘了森林外的世界。他怕他的两个战士寂寞，每次出森林到公社接车送来的米和菜，他都让战士去，让他们到公社逛逛“大街”，看看热闹，自己一个人坚守在这里。前天米就吃完了，昨天一早他让两个战士到公社去接站里送来的米。可是直到下晚，还不见两个战士回来。他打电话到站里问了问，原来是汽车没油了，说是仅剩的一点油，上级已通知作为春节期间战备用油，不准随便动用。只好让两个战士又由公社下站里背。

“阿哥，他们还没回来？”人个一潘陈各，记会端，更最上
不知什么时候秀妹来到他身后。将眼骨由由端耐秀骨香

“恐怕今天会回来啦。”

“阿爹说啦，叫你不要急，东西背不来，他去打个麂子来过
过年。”说着，她将端来的两个包谷粑粑递给他。天多人抵

他接过就要往嘴里喂。田，林森也往光前空眼耐，县云到

“阿哥，还没教我认这几个字呢。”登亮会卡里林森，来水

“看我只顾吃了，嘿嘿嘿……”他笑笑，掏出笔往秀妹伸
来的手心上写了“包谷粑粑”四个字。“包谷粑粑。”他教她
唸了两遍。静静团团从，并一支戴山火第，口一出扣跟第

水开了，他泡了缸茶和着包谷粑粑一起吞下肚。然后摇了
几下电话机，试了试线路。在他试线的同时，站里告诉他，机
关有人要下来检查春节前的战备工作，让他今天不要外出。

他忙将茅屋前的落叶清扫了清扫，露出了长满苔藓的地
皮。虽然人家不是来检查卫生的，总得让人看着清爽一点。再
说，也得象个要过年的样子。另外把仅有的三个口缸用盐巴擦
了擦，不要让人家端着口缸喝不下水。眼火大前，用音心音要曲

越野小车就是快，说来就到。他把屋子收拾停当，水刚刚
烧开，检查组的三个同志，气喘嘘嘘地爬上山来了（小车停在
公社，司机留在那里守着）。丁林森出音野之半，空白前。友

“同志们辛苦了！”阮林森出大第，更京士第个西前前前

实际就他一个人站在刚刚打扫过的那块小天地迎接客人。来
远远还有个秀妹躲在一枝树叶后，不时探出头来，闪着一双奇
异的眼光看热闹。刻不脱直虽世，米前米道里高避夫将公同士

“首长辛苦！”第个音基米前，同丁同里高避夫将公同士，来回

基层的战士，凡对机关穿四个兜的，不论官职大小，都一
律称呼首长。青里高不基公由又士第个西前钱只

他将他们领到火塘边坐下，端上了开水。

“怎么就你一个人？”一位戴眼镜地问他。

“两个同志下站里背米去了。”

“哦！……线路情况怎么样？”

“我们已作了全面的维护。”他打量了他们一眼，“从324至351的电杆之间，是黑熊凹，原来老熊常来电杆上蹭痒，把电杆抵歪了，而至使电线扯断或挂在树枝上影响通话。现在我们对那一带重点采取了防犯和保护措施。”

“怎么防犯呀？”

“除我们天天巡视外，后面有一家老猎户，他专门帮助我们在那一带下了些扣子。前段时间，还先后捕获了两只黑熊呢。这样，黑熊基本上不大敢来那一带活动了。”他指了指火塘上边烤着的一对熊掌，“这就是上次捕获的。”

三个人抬头一看，都惊叹起来：“唉呀！那么大的爪子，这东西是好补品呢！”

短暂的沉默。

“首长是不是要看看线路？”

三人互相望了一眼：“不用看了。我们还要到其他地方看看。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啊！”戴眼镜的打开了公文包，取出几张印着红字的慰问信递给他，“春节到了，首长和机关的同志让我们当代表来看看你们，表示节日的问候。”他用两个手指推了推滑到鼻梁上的镜架，“同志们在这里很辛苦，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们一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好，好。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呀？”

“嗯……困难倒没什么……嗯……就是我们分散开伙，伙

食费不够，经常把津贴拿出补贴着买菜吃。上次也是你们机关来的，给他说过了，他说回去反映一下，是不是从农场生产赚的钱每月给我们三个补助五元。可是一直还没兑现。”

“我们回去再反映反映……还有什么呀？”

他看他们很热心，便自己壮着自己的胆量说：“我们这里报纸也看不上，外边的事一点也不了解，就连日子那天过到那天也是糊里糊涂的……嗯……能不能给我们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这好办。我就是管这行的，回去就给你们解决。”戴眼镜的满口答应。

他有点受宠若惊：“谢谢首长的关怀……别的没什么了。”

“嗯……这里能买到熊掌吗？”

“买不到。”他显得有点激动，不加思索地说，“如果首长喜欢，就把这对拿走吧。”

“唉呀！那怎么行呢。”

“这种东西在这里就不希奇啦。”他已经从火塘上取下了熊掌递了过去。

“这……那就谢谢啦。”

“不用谢。”

“收音机回去就给你们兑现……”

露珠悄无声息不停地滴落在潮湿的土地上。

“喂喂，大家静一静。再说一遍，补助费各科马上派人来领，明天没空，管理科要全力以赴给大家供应食物。散会。”

他顺便为全科同志领回了节日补助费。第二天，他将供应的鲜鱼、鲜肉和花生米拿到陈科长家，请他爱人炸了炸。然后